

历史教学中的十月革命问题(四)

——重新认识“孟什维克”

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8)

[关键词]“孟什维克”,组织原则,作用,困境

[中图分类号]K10 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2-0005-06

我们了解的“孟什维克”概念基本上来自于苏联著作的译介,长期以来,这个名词就意味着对“革命的投机和背叛”,是“少数”分裂革命政党的“机会主义者”派别。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呢?俄罗斯近年来在这方面不但出版了多卷本的档案文献^①,也有大量新视角的研究专著问世^②,为我们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客观认识这个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派别”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

一、“孟什维克”的产生

借助于犹太工人“崩得”^③组织的帮助,1898年,俄国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司徒卢威起草了《宣言》,代表大会选举了由3个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工人报》被定为党报,但不久中央委员中的两人被捕、党报的印刷所被查抄。1903年7月17日(30日)至8月10日(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26个社会民主党组织,57名代表有43名代表有51票表决权,根据章程:全权组织不管来几个代表都拥有2票表决权,其中,23个组织有2票表决权,“崩得”有3票,两个彼得堡组织各有1票^④。在这次会议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因此得名。如所周知,布尔什维克是俄语“Большевик”的音译,意为“多数派”。

1903年“二大”代表在讨论党章时出现不一

致的意见。列宁受其兄长、著名民意党烈士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影响,他在对民粹派理论口诛笔伐的同时对民粹派的组织模式情有独钟,坚持建立一个“职业革命家”密谋团体模式的政党。这种组织模式强调效忠组织、高度集中、铁的纪律、限制争论、对背叛者的惩罚、以目的为最高宗旨的“道德虚无主义”。列宁的解释是,由真正的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越坚强,党内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就越少。“共产党只有……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1](p.202)}需要的是一个“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政党,“西欧型的社会民主党不适合俄国准备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俄国需要新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pp.230-238)}。列宁称赞民意党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组织”^{[3](p.344)}。

多年来,我国所有谈论苏联共产党的著述都认为“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是列宁确立起来的,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雏形来自民粹派,他们在1876年成立“土地与自由社”时就提出了“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

① 奥·维·沃罗布耶夫等主编:《孟什维克:文献与资料》,莫斯科,1996年,6卷本。

② 斯·维·丘丘金:《孟什维克:历史的篇章》,莫斯科,2002年;普·尤·萨韦利耶夫:《当代俄国历史编纂学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莫斯科,2000年;斯·威·丘丘金:《普列汉诺夫: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莫斯科,1997年,等约200部(篇)。

③ Bund,联盟的意思,全称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犹太人无产阶级政党。

④ 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因是报纸的代表而不是组织的代表没有投票权。

【收稿日期】2007-09-24

服从多数、严守纪律”的组织模式。民意党领导人之一，亚·德·米哈伊洛夫说，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活动方式变成了一门“完整的科学”，这门科学对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特别适用。1903年时刚刚成立的民粹派后继组织社会革命党，就曾积极赞同列宁采用民粹派的“集中主义”的组织原则。另外，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到1905年社会革命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却通过并采用了第二国际通行的，也就是孟什维克主张的组织模式。

列宁主张的这种建党模式当时受到了各方的质疑，在马尔托夫看来，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这种强制性的服从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社会民主党去掉了“民主”，不就成了民意党的历史继承者了吗^[4]？列宁的组织模式被卢森堡等人斥为在党内搞“戒严”、搞“农奴制”。阿克雪里罗得认为列宁的决议案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根本任务，在原则上是完全相抵触的”^{[5](p. 267)}。他说，如果列宁的“官僚集中制在党组织中胜利”，没有比这种集中制本身的内在倾向更近似于“手工业方式”了。对盲目崇拜集中制的人来说，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集中力量分配党员中越来越细的职务，严格区分这些职务的界限，在一个个蚂蚁窝里起劲的工作，至于说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工作，那就一点影子也没有，当党员成了这么多齿轮、螺丝钉，都一丝不差地按中央的决定运转时，那么，究竟有谁能进行政治工作呢^[6]？“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它能够而且应该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军事的、技术的或密谋的方法。”^{[7](pp. 248-274)}托洛茨基则预见性的指出：这是一种手工业方式的集中制和让工人群众俯首贴耳地崇拜职业革命家的“阴谋”组织，党的严格的集中制、“不可侵犯性”、教义的纯洁性，表明“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雅各宾分子，他要以党和党的上层决定的神学代替群众运动，以便加快历史发展的速度”，“这些办法要导致下列结果，党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或者很恰当地说，一个人置于无产阶级之上”^{[8](pp. 54, 105)}。他认为，列宁把“戒严状态”和他的“铁拳”强加给党，列宁像一个新的罗伯斯比尔，试图“把党的最谦虚的委员会

变成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而且和罗伯斯比尔一样正在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热月党人准备基础”^{[9](pp. 20-30)}。“民主集中制”的侧重面在于“集中”而不是民主，“在实际决定政策时，民主集中制就等于绝对的纪律和军事等级制度的强制命令”，“集中观点的结果是民主理想成了幻想”^{[10](pp. 19-20)}。

实际上，在会议的大多数时期，以列宁为首的派别都处于少数的地位；只是在1903年社会民主党“二大”闭幕后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上，由于崩得（马尔托夫是“崩得”的创建者）与经济派代表的退出，列宁派以24:20居微弱多数。但是，醉心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列宁非常乐于强调这次“多数”，而标榜清高与特立独行的马尔托夫等人当时也不认为“少数”是个贬义词^①，于是就形成了这两个常常是名实不符的派别名称——布尔什维克（多数）、孟什维克（少数）^[11]。这次党内斗争不了了之，因为双方并无真正的政见之争，而党务上的争论在当时党员极少的情況下几乎成了个“学术问题”，地方基层组织对于代表会上出现分裂的情况知之甚少。此后很长时期，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同在一党之内，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实际上处于孟什维克主张的“党内有派”状况。但另一方面，在专制的俄国，党必须在秘密状态下活动，西方“议会党”的那一套实际上行不通，民意党的组织模式在当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在地下状态的确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列宁的党务主张也得到了贯彻。

当时，这场党务之争并不涉及理论上的“左”与“右”，列宁在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化也是在后来斯托雷平时代才发生，此时他与孟什维克尚无其他的分歧。而理论上极“左”的托洛茨基及卢森堡尽管后来在政治上多与列宁为同道，但他们在党务上都持孟什维克式的、亦即第二国际各党通行的立场^{[12](p. 501)}。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民意党’的历史继承者”的建党模式^[11]，由党章第一条引发的争议，扭转了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模式，并产生了一系列后续变化。早在十月革命期间孟什维克

^① 后来，马尔托夫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列宁所使用的这个“多数”概念是虚假的。

首领唐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1903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党章第一条出现的分歧,明显产生出分裂当今世界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派别”^[13](p.8),它产生的影响将是后人难以估量的。需要指出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汉诺夫后来是孟什维克;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①;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人,也都是孟什维克。

苏联时期的教科书则将孟什维克定性为: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后来变成一个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十月革命后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一起公开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堕落为反革命政党”。80年代,苏联就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现在,俄罗斯很少再有人沿用上述的说法了,他们普遍认为“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流派”的提法,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所下的定义^[14]。如果硬要说在真实情况下这两个派别有“机会主义”的话,那毫无疑问应该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它的机会主义完全背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初衷”^[15]。至于是否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既然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另一个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什么两派在1905年12月武装起义中并肩战斗?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考虑联手建立“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一党制”的提法,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是“一个政党中的两个派别”^[16](p.234)。普通党员、更不用说广大群众“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实际上只是在到1917年10月以后的事了”^[17](pp.23-25)。在二月革命以后,“把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切力量都联合起来的主张得到广泛的认同”^[18],基层组织甚至自行合并与联合工作,直到武装起义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163个基层组织中仍有28个是和孟什维克联合在一起

的^[19](pp.481-506),当时很多人都在呼吁“统一团结的社会主义组织”^[20](p.108)。在1917年4月24—29日第七次全俄党代会上,列宁提出的关于同第二国际最终决裂的建议,没有得到一票的支持^[21](p.189)。一直到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改名为俄共(布)后,才真正停止了关于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提法^[16](p.234)。现在俄国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孟什维克”是属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一个分支”或者叫“温和的社会主义”以区别于“激进的、强硬的、雅各宾主义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个评价比中国学者陆南泉、姜长斌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中把孟什维克定性为“西方马克思主义”^[22](pp.121-122)要更准确些。列宁的著作中也经常出现把孟什维克与雅各宾派对立的提法^[23](p.274)。

二、孟什维克在革命中的作用

与领导人多在海外的布尔什维克相比,孟什维克在国内工会中的影响更大。1917年的“二月革命”虽然事出偶然(没有任何政党策划过这次剧变),但在革命后出现所谓“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局面时,苏维埃初期也主要是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主导的。二月革命后初期,孟什维克由于不支持资本主义又教条地认为俄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而无意掌权,只想以苏维埃为阵地做民主政治下的反对派。而在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头两届临时政府无法控制局面、先后辞职、俄国濒临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情况下,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了后期的各届联合临时政府,并且越来越成为主导。他们参政后就开始以左派立场与“资产阶级部长”斗争,并没有因为上述教条而甘愿做“资产阶级的尾巴”。然而,对于这种民主政治中的政敌,他们只是运用合法手段,也的确在十月之变的前夜,成功地在临时议会上通过了迫使全部“资产阶级部长”辞职的不信任案。如果不是当晚就发生了布尔什维克的武力夺权,“清一色

① 普列汉诺夫本人自视为两派之上的共主,但除在“二大”上他一度支持过列宁的某些观点外,在绝大部分时期,其观点都倾向于孟什维克。其他诸人则是明确的孟什维克成员。

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呼之欲出。但如果“资产阶级”要动武,孟什维克也主张坚决镇压,如此前8月间发生右派企图武力推翻民主政府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时,孟什维克不仅推动临时政府进行镇压,还支持不久前才因被指煽动暴力而受到压制的布尔什维克重返政坛并组织民兵(赤卫队)参与平叛——然而,正是这些布尔什维克民兵后来反过来推翻了临时政府。

另一方面,本来在沙皇时期反战的许多孟什维克在沙皇倒台后看到需要抵抗德军进攻以保卫新生的“民主俄罗斯”及其革命成果,因而在无法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情况下不赞成放弃战争,尤其反对在无停战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放弃抵抗。这种所谓“革命护国主义”立场(尽管不是所有孟什维克都持这一立场)使当时厌战已极的俄国军民失望。这时,在野的布尔什维克则完全根据群众情绪提出口号,鼓吹无条件立即停战,因而人气迅速飙升,尤其在军队这个当时最厌战的群体中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派别。而由于在当时苏维埃中并非普选,军人投票权高于工人十多倍,因此,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主导权遂被布尔什维克取代。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利用军队和民兵武力夺权,曾遭到孟什维克的抗议。布尔什维克掌控的苏维埃政府自称是“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管理俄国的工农临时政府”,并许诺尽快进行立宪会议普选,因此,孟什维克也没有太强烈的抵制。相反,他们积极地投入了苏维埃政府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工作,成为当时俄国最遵守民主规则的政治派别。

由于这时孟什维克的报纸被查封,声音被封杀,也由于在当时的乱局中人们对他们那种循规蹈矩的主张缺乏信心,当然还有掌权者对选举的影响,孟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仅仅得到2.3%的议席,在四大竞选团(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中是最少的,这与二月革命之初他们的巨大影响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孟什维克坦然宣布接受这一结果。而布尔什维克却因为得票少于社会革命党推翻了他们自己组织的选举,于1918年1月派兵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而在选举中失败的孟什维克却首先起来捍卫这一民主选举结果。他们组织

工人于当天发起和平的游行示威,抗议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派兵开枪镇压,有21名工人被枪杀,造成震惊世界的“一月五日血案”。

三、孟什维克的困境

一五血案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彻底决裂,并受到后者严厉镇压而转入地下。但是立宪会议被驱散终于导致社会危机的大爆发。不仅布尔什维克与所谓“民主反革命”之间的矛盾激化,而且,布尔什维克废除民主的做法也使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乘机而起,他们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面对如此局面,孟什维克陷入了空前的困境。1918年1月,他们不分国内、国外,“国际主义者”还是“护国主义者”,都一致抗议废除民主,也都是列宁式“专政”的反对派。但在后来的内战中,由于他们同样反对与苏俄为敌的资产阶级及旧俄势力(所谓白卫势力),因而显得左右为难:“布尔什维克专政政策实际上已把俄国大多数人口即农民和一大批城市民主派推到了反革命队伍中,另一批民主派则把立宪会议的命运与帝国主义同盟国和国内反动派连在一起……结果,立宪会议可能被用来作为直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口号和借口。”^{[24](p. 120)}

于是,在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上,孟什维克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俄国国内以马尔托夫与唐恩为代表的主流派等虽然谴责布尔什维克破坏民主,但认为反对资产阶级与旧俄势力更重要,因而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改变了激烈谴责的立场,采取了宁可支持苏俄的态度。他们仍然按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列宁的“专政”看成内战中的非常状态,期待其在战后能够恢复民主。马尔托夫说:“当阶级斗争进入内战阶段时,一定会出现……以革命少数派专政的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而我们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列宁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这种专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并建立一整套制

度使专政永久化呢,还是相反,尽快地以这个革命阶级或几个阶级的有组织的主动精神和自治,来代替这种专政。”^{[25](p.49)}

于是,他们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者立场的同时,以盟友身份支持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号召国内支持者保卫苏俄,在国际上也尽力为布尔什维克游说,呼吁国际社会民主党暂停讨论“民主还是专政”的问题。当时,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通过民主竞选上台执政并宣布脱离苏俄,成为原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孟什维克掌权的唯一地区。然而,尽管沙俄解体后的“独立风”流行一时,格鲁吉亚并非特例,当时所谓“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承认这种权利,沙俄时期列宁还鼓励这种做法,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其他异己势力也承认格鲁吉亚独立,但为了取悦于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还是严厉谴责了格鲁吉亚同志,孟什维克中央甚至宣布开除他们。

这时,孟什维克不仅承认战时的“革命专政是必经阶段”,“客观上好比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而且作为未来制度的设想他们也已经不再为立宪会议呼吁,而仅限于呼吁扩大“苏维埃民主”。他们认为只要有民主,“不仅普选权这种民主,就连苏维埃民主也不会让共产党的少数人得逞”^{[26](pp.19、27、34-36、37-38)}。但是,列宁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宽容他们,内战一结束,就对他们发动了严厉镇压。仍留在国内希望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孟什维克首领唐恩,在其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议被列宁接过去之后,他本人却因企图表现得比领袖更聪明而不能见容。孟什维克的命运给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专政”观出了一道难题:如果战时的“专政”是可取的,但和平恢复后就应当取消专政恢复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与国内的孟什维克主流派不同,侨居国外的许多孟什维克名人,如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反对马尔托夫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认为列宁搞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针对当时左派中一些人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为例为列宁的行为辩护,阿克雪里罗得指出苏俄这种做法甚至也不是雅各宾专

政式的战时措施,而是列宁的一贯主张。他们认为应当进行反抗,并且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排除以暴抗暴的可能。但这也仅仅是理论上“可能”而已。他们同样也不愿与“白卫势力”为伍,并且要与之划清界限,于是,所谓的反抗只限于向第二国际的兄弟党呼吁,希望通过“国际社会主义干预”来迫使布尔什维克改变做法^{[27](pp.23-30)}。这自然毫无结果。

只有以饶尔丹尼亚为首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通过民主选举在当地的政党制议会取得多数,上台后领导格鲁吉亚脱离俄国独立,并组建军队抵抗苏俄进攻。他们在格鲁吉亚执政两年,进行了颇值得研究的、宪政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土地改革、八小时工作制、工业国有化、发展自治工会农会等),但这个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格鲁吉亚最后也在1920年被苏俄大军攻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的民主实践就此中断了。1921年底,列宁下令取缔孟什维克,几百名重要人物被捕入狱,经过绝食斗争1922年初10名主要领导人被驱逐出境,在西方成为一个人数很少的思想政治派别,主要作用在于对俄国革命的反思和批判,先后在柏林、巴黎、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一直到1965年。

【作者简介】金雁,女,1954年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历史与现状研究。

【责任编辑:王公恂】

参考文献:

- [1]列宁全集(第39卷)[M].
- [2]耶·格·潘京,伊·克·普里马克.俄罗斯改革和革命的悲剧(政治比较分析)[M].莫斯科,2000.
- [3]列宁选集(第1卷)[M].
- [4]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278全宗,第1目录,第2卷宗,第1-5张[Z].
- [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纪录[Z].莫斯科,1959.
- [6]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N].火星报(第55期),1904-1-15.
- [7]阿克雪里罗得在第四次党代会上的发言[M].俄社民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纪录[Z].莫斯科,1959.
- [8]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M].日内瓦,1904.
- [9]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M].日内瓦,1903.

- [10]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 革命的心克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5.
- [11] 伊·哈·乌里洛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的经过 [J]. (俄)祖国历史, 2003(4). 译文见中央编译局编 [J]. 马恩列斯研究, 2006(1).
- [12] 卢森堡文选(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13] 费·唐恩等编. 阿克雪里罗德与马尔托夫通信集 [Z]. 柏林, 1924.
- [14] 斯大林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修改 [J]. (俄)历史问题, 2002(11).
- [15] 波·尤·沙维利耶夫. 阿克雪里罗德: 人与政治家 [J]. (俄)近现代史, 1998(2).
- [16] 斯·瓦·丘丘金, 维·维·舍洛哈耶夫. 马克思主义者与俄国革命 [M]. 莫斯科, 1996.
- [17] 莫·伊·斯米尔诺娃.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产生的现象·历史文献 [M]. 莫斯科, 1999.
- [18] 阿·维·萨维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的领导权之争——党内民主的能量与限度 [J]. (俄)祖国历史, 2005(4). 译文见中央编译局 [J]. 马恩列斯研究, 2006(1).
- [1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书记处同地方党组织通信机(1917年3—10月)(第1卷)[Z]. 莫斯科, 1957.
- [20] 社会革命党文献资料(1917年2—10月)(第3卷)[Z]. 莫斯科, 2000.
- [21] 苏共决议汇编(中文第1分册), 夏皮罗. 苏共党史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1.
- [22] 陆南泉, 姜长斌等主编. 苏联兴亡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西马”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是指西方社会中在卢卡奇以后, 尤其是50年代以后发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潮流的总称, 它基本上是现代西方左派反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需求。应该说和20世纪初的孟什维克不搭界。
- [23] 列宁全集(第30卷)[M].
- [24] 孟什维克党代表会议决议(1918年12月27日—1919年1月1日)[Z]. 转引自亚伯拉罕·阿谢尔. 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M]. 北京: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中译本, 1984.
- [25] 社会民主党与革命(文献资料汇编)[Z]. (苏俄) 教德萨, 1920.
- [26] 尤·奥·马尔托夫. 专政与民主(论文集)[C]. 彼得格勒, 1919.
- [27] 勃·阿克雪里罗德. 是谁背叛了社会主义? [M]. 纽约 1919. 阿克雪里罗德. 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 [J]. 社会主义通报, 1921(6—7).

欢迎订阅

2008年“中小学教与学”系列杂志

本系列杂志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刊物面向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及教育研究工作者, 是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类的专业性核心期刊, 以转载精选国家核心期刊的精品佳作为主要内容, 提供最新的教育理论、新颖的教学策略、独特的教学设计和睿智的问题反思, 体现最新的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反映最新的课程改革动态。所选文章篇篇是精华, 篇篇都有发人深思的闪光点!

本系列杂志具有鲜明的集优性、先进性、实用性、时效性和便捷性。拥有本刊, 你将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了解到教学改革的动态与主流趋势, 她将助你在教学领域中迅速走向成熟, 走向高峰!

邮发代号	刊名	刊期	每期定价	年定价
2-599	中学语文教与学(上半月·高中读本)	月刊	5.80	69.60
80-336	中学语文教与学(下半月·初中读本)	月刊	5.80	69.60
2-616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	月刊	5.80	69.60
2-615	中学数学教与学(上半月·高中读本)	月刊	5.80	69.60
80-335	中学数学教与学(下半月·初中读本)	月刊	5.80	69.60
2-626	中学物理教与学	月刊	5.80	69.60
2-617	中学化学教与学	月刊	5.80	69.60
2-618	中学外语教与学	月刊	5.80	69.60
2-619	中学政治及其他各科教与学	月刊	5.80	69.60
2-621	小学各科教与学	月刊	5.80	69.60

主要栏目:

学科论坛 教改探索
 考试研究 解题研究
 教学设计 课程教材
 实验园地 百家争鸣
 信息交流 国外教育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北京 9666 信箱营销部
 邮 编: 100086
 订购电话: (010)82503440
 82503441
 编辑部电话: (010)62516695